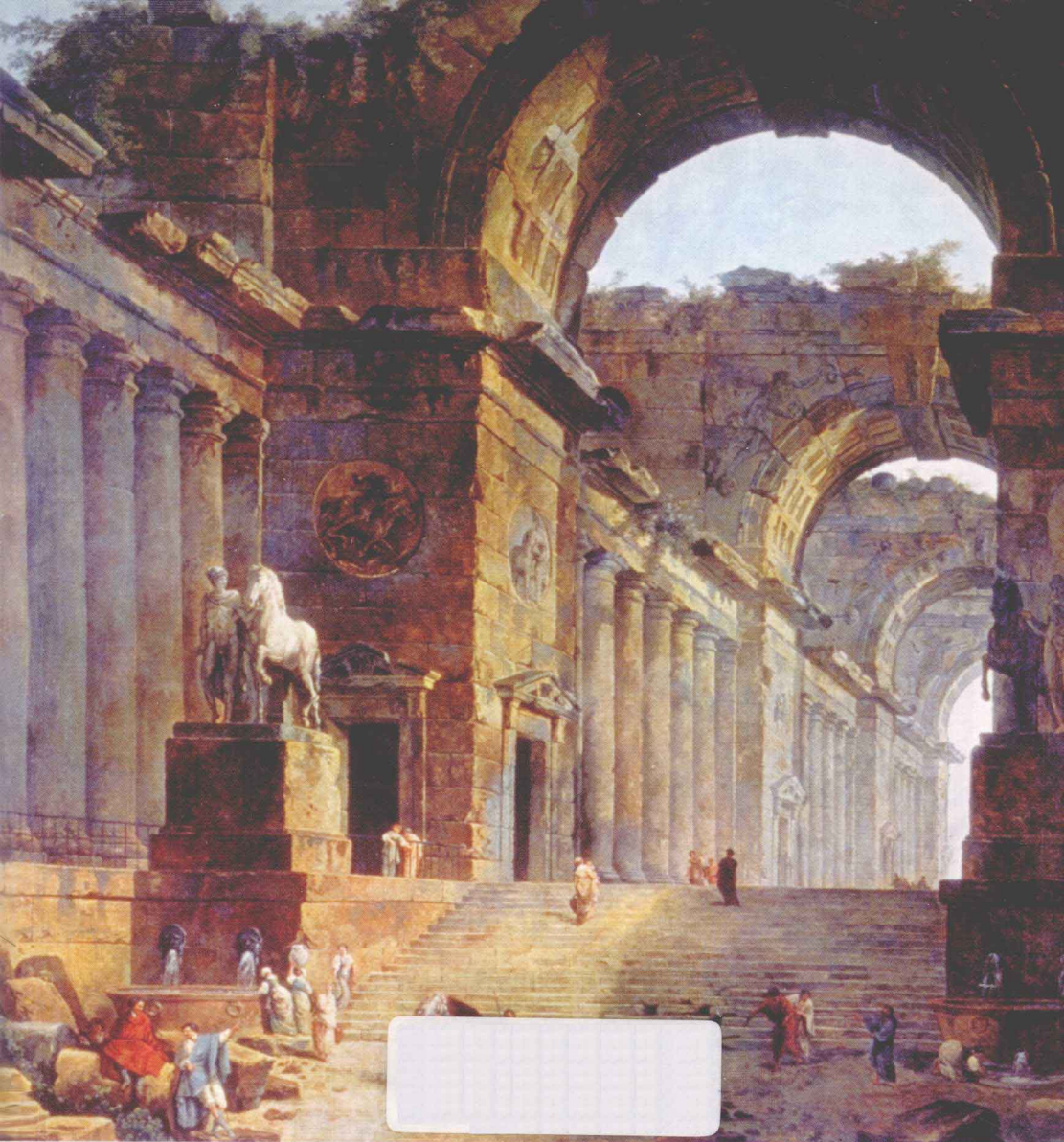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世界经典文学名著(全译本)



JIAOXINGJIA XIA DE BAOGAO

绞刑架下的报告

(捷克) 伏契克 著 姚能新 译

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世界经典文学名著(全译本)

INGJIA XIA DE BAOGAO

绞刑架下的报告

(捷克) 伏契克 著 姚能新 译

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胡志恒
封面设计：嫁衣工舍
版式设计：中图传媒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绞刑架下的报告 /（捷克）伏契克著；姚能新译.
—芜湖：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3.6
（世界经典文学名著：全译本）
ISBN 978-7-5676-0027-0
I. ①绞… II. ①伏… ②姚… III. ①报告文学—捷克
—现代 IV. ①I524.5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92007号

绞刑架下的报告

（捷克）伏契克 著；姚能新 译

出版发行：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

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：241002

网 址：<http://www.ahnupress.com/>

发 行 部：（0553）3883578/5910327/5910310（传真）

E-mail: asdcbsfxb@126.com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制：三河市杨庄双菱印装厂

版 次：2013年6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3年6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：787×1092 1/16

印 张：8.5

字 数：143千

书 号：ISBN 978-7-5676-0027-0

定 价：12.00元

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，本社负责调换。

目 录

第一章 二十四小时	1
第二章 濒临死亡前的痛苦	11
第三章 二六七号牢房	21
第四章 “四〇〇号”	32
第五章 雕像与木偶（一）	52
第六章 一九四二年的戒严	82
第七章 雕像与木偶（二）	90
第八章 一段历史	120

第一章 二十四小时

十点钟还差五分钟。这是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四日，一个美丽而湿润的春夜。

我匆匆忙忙地走着——在我装扮成跛脚老头以后，我尽我这个角色所能允许的速度快步走着，必须在大门被锁上以前赶到叶林涅克家，我的“助手”米列克在那里等着我。我明白，这次他不会告诉我某些重要的事情，我也不用告诉他什么，可是不去赴约，也许会导致恐慌。重要的是，我不愿意让这两位心肠很好的主人产生不必要的忧虑。

他们招待了我一杯茶。米列克已经等在那里了，不止他，还有弗里德夫妇。这实在是又一次不小心的行动。

“同志们，见到你们我非常高兴，可是不愿意大伙儿这样聚在一起，这样很快就会把我们引向监狱和死亡。如果无法遵守秘密工作的要求，就一定要停止工作，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不但会害了自己，并且会让别人陷入危险中，清楚了吗？”

“清楚了。”

“你们带给我什么东西？”

“《红色权利报》的五月号。”

“非常好。米瑞克，你如何了？”

“同以前一样，新鲜事儿很少，工作进展顺利……”

“好的，就到这里吧，‘五一’以后我们再见面，我会通知你们的，再见。”

“喝杯茶吧，老大。”

“不，不喝了，叶林内克太太，今天又太多人来你们家了。”

“喝一杯吧，算我求您。”

新泡的茶升起袅袅的水汽。

门铃响了。

这么晚了，会是谁呢？

来人脾气非常不好，咚咚咚砸起门来。

“赶紧开门！我们是警察！”

“赶紧去窗口！快跑！我有手枪，我来保护你们撤退。”

已经晚了！窗下有盖世太保守着，手枪对着房间。他们砸开了门，秘密警察从走廊冲了进来，首先闯进厨房，然后闯入房间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……九个男人。他们没有发现，因为我刚好是站在他们背后，在他们推开的门后面。我能够毫无障碍地开枪还击。

可是九支枪瞄准着两个妇女和三个什么都没有的男人，如果我开枪，他们会在我开枪以前先被打死。就算我开枪自杀，枪林弹雨中，他们依旧会成为无辜的牺牲品。如果我不开枪的话，或许他们在牢里待上半年或者一年，未来革命会把他们解救出来，除了克莱仓和我。我们在劫难逃，我们会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，在我这儿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，从我嘴里他们别想得到任何消息，可是米列克呢？这个人在西班牙打过仗，还在法国集中营待过两年，大战的时候从法国偷渡到了布拉格，不，这种人是不会背叛的。我思考了两秒钟，或许是三秒钟？

如果我开枪，那么什么用处也没有，不但无法保护自己，并且还会因此白白葬送掉四位同志的生命。不是如此吗？正是如此。

我做了个决定。

我从隐藏的地方走了出来。

“哈，还有一个。”

有人朝我脸上打了一拳，这一拳差点将我击倒在地。

“把手举起来。”接下来就是第二拳，第三拳，这全是在我预料之中。

刚刚还收拾得整洁的房间，这个时候到处都是一堆堆被推翻的家具和杂物的碎片。

又是一阵拳打脚踢。

“走。”他们把我弄进汽车，一直用枪口逼着我。

半路审讯就开始了。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霍拉克教授。”

“你骗人。”

我把肩膀耸了耸。

“坐好，否则我开枪了。”

“开枪吧。”

狠狠的一拳替代了枪声。

一列电车同我们交错而过。

我模模糊糊感觉电车似乎装饰着白色的带子。莫非是婚礼电车？在这大半夜里？我也许有点发烧了。

佩切克宫。

我曾认为，我这一生都没机会踏进这座宫殿。眼下，我几乎是被他们拖着来到五层楼的。哦，原来这儿就是恶名远扬的II-A1反共署。

我猛然涨起了旺盛的好奇心。

刑警队的首领是个瘦长个子，他把手枪放到衣服兜里，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，并且给我点了一根烟。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霍拉克教授。”

“你骗人。”

他腕上的手表指向十一点。

“搜身！”

开始搜身，他们把我的衣服扒掉了。

“他有身份证。”

“上面是什么名字？”

“霍拉克教授。”

“去核实一下！”

打电话。

“自然没有注册，这是假证件。”

“身份证是谁给你做的？”

“警察局。”

打了我一棍子。第二棍，第三棍……我需要数吗？伙计，这个统计数据在任何时候、任何地方都没有可以告发的地方。

“你的名字？说！住在什么地方？说！你们的联络地点？说！说！说！不然打死你！”

类似的棍棒，一个健康人到底可以承受得住几下呢？

收音机播送出午夜的信号，咖啡馆应当关门了，最后一批顾客慢慢回家，情人们还在住宅的大门前派回，卿卿我我。

瘦长个子的刑警队长，带着得意的微笑，走进屋来：“全都调查清楚了，如何呀，编辑先生？”

谁对他们讲的？叶林内克夫妇？弗列德夫妇？但是这些人并不晓得我的真名呀。

“你看，我们知道一切事情了。说吧，脑子放聪明点。”

多么特别的用词！“脑子聪明”就是背叛。

我不会清醒。

“把他捆起来！接着打！”

一点钟了。最后一辆有轨电车进入了车库，街上一个人也没有，收音机也在朝它最忠实的听众说晚安。

“中央委员还有谁？电台设在什么地方？印刷所在哪里？说！说！说！”

如今我又可以安静地数着抽打的次数了，我仅仅觉得的疼痛的是那被我咬烂了的嘴唇。

“脱掉他的鞋！”

是的，只剩下脚掌上的神经还没有麻木。我体验到了了钻心的痛，五下，六下，七下，抡下的棍子似乎直捣我的脑髓。

两点钟了。安睡中的布拉格，或许在某个地方，小孩子在梦中呓语，丈夫在轻抚妻子的肩膀。

“说！说！”

我的舌头在嘴里舔着，拼命计算着被打掉的牙齿，可是无论如何也数不明白。十二、十五、十七颗？不，这是那些在现场“审问”我的警察首领的人数。他们里头有几个明显早就筋疲力

尽了。但是死神却一直都不愿意到来。

三点钟了。熹微的曙光从四周渗入城市，农民们走在前往集市的路上，清洁工们在打扫着街道。或许我还可以挨过一个早上。

他们带来了我的妻子。

“您认得她吗？”

我吞下了口中的血，不愿意让她看到……这举动显得有点幼稚，因为我满脸全是血，连指尖都在滴着血。

“您认得她吗？”

“不认识！”

回答的时候，她的眼神里丝毫的慌张都没有流露出来。亲爱的，她遵守着我们的约定，无论何时都要矢口否认我们之间的关系。可是如今，这样做早已没有用了。

到底是谁对他们讲了我的名字？

他们把她带走了。我用尽全力用最愉快的目光同她告别，或许这目光根本都不快乐，我无法知道。

四点钟。天到底亮了没有？蒙上了厚布幔的窗户无法给我答案，可是死神依旧没有来。我应当去迎接他吗？应当如何去迎接呢？

我把谁打了一下，接着就跌倒在地上。他们拿脚踢我，在我身上乱踢。行啦，如此一来就会更快一点死啦。一个穿黑衣服的

盖世太保抓着我的胡子，把我提了起来，得意地笑着让我看他手里一绺刚拔下来的胡须。

太好笑了，如今我什么疼痛都感觉不到。

五点，六点，七点，十点。中午了，工人们上工又下工，孩子们上学又放学，商店里在做买卖，家里在煮饭，妈妈或许正在想念我，同志们或许打听到我被捕了，正在采取防范措施……防止我供出来……不，你们不用担心，我是不会叛变的，请信赖我吧。

总算快要死了。所有都是一场梦，一场热病中的噩梦。拷打一会儿以后是泼凉水，然后又是一阵拷打，又是“说，说，说。”但是我还没有死去。妈妈、爸爸，你们为何要把我养得这么强壮啊？

下午五点钟，他们全都累了。拷打到这时早已不那么频繁，中间有很长的间隙，多数只靠着一种惯性才打两下。突然，从远处，从那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响起了一个仿佛是爱抚一般的平和而宁静的声音：“Er hat schon genug（德语：“他已经差不多了。”）。”接着我坐了起来，桌子在我眼前晃来晃去。有人让我水喝，有人给我一根香烟，可是我无法捏住它。有人打算帮我穿鞋，又说穿不了。接着又有人把我半搀半拖地带下楼梯，放到汽车里，我们就坐车走了。有人又拿手枪瞄准我，我感到好笑。我们从一辆装饰着白色彩花的婚礼电车旁边经过，不过或许所有

这些只是一场梦，一场热病，或许是临死前的苦楚，又或是死的本身。面临死亡原本是沉重的，可是这次我居然完全感觉不到沉重，它就像一根羽毛一样轻，只需要把一口气呼出来，所有一切就都结束了。

结束了？还没有，一直完不了。这一会我又站了起来，确实站起来了，自己站着，不用旁人扶着。我前面是一面污黄的墙，墙上溅了什么东西？似乎是血……没错，这是血，我抬起手打算用指头去抹它……抹着了，还是新鲜的，我的血……有人在背后打我的头，要求我举起手做一蹲一起的动作。做到第三遍时，我倒下了……一个高个子的党卫队队员站在我前面，朝我踢了几脚，想把我踢起来。这有用吗？又有人朝我泼凉水，我坐起来了，一个女人喂我吃药，问我什么地方痛，这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全部疼痛是在心上。

“你没有心。”高个子的党卫队队员说。

“啊，我有心的。”我说，因为我还有很多的力量来保卫自己的心，并感受到一种突如其来的骄傲。

接着所有都消失了：墙壁、拿药的女人和那高个子的党卫队队员……如今我眼前是敞开着牢房的门。

一个肥胖的党卫队队员把我拖到牢里，脱掉我那早成碎片的衬衣，把我放到草垫上，摸了摸我那被打肿的身体，让人给我裹伤。

“你看看，”他摇着头对另一个人说：“你看，他们干得多干脆。”

接着又是从远方，从那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我听见了一个仿佛是爱抚一般平和而宁静的声音：“他没办法活到明天早晨啦。”

还差五分就要敲十点了。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五日，一个美好而湿润的春夜。

第二章 濒临死亡前的痛苦

在太阳和星星的光芒黯淡下去的时候，有两个男人把双手交叠在胸前，拖着沉重而缓慢的步子，在白色的墓穴旁一前一后地绕着圈子走，用拉长的不协调的声调唱着哀伤的圣诗。

灵魂就离开了肉体，

升向天堂，升向天堂……

有人死了。谁死了呢？我努力把头扭过来，也许可以见到装殓死人的棺材和插在他头旁的蜡烛。

那里再也没有黑夜，

那里永远灿烂辉煌……

我终于把眼睛睁开了。但是没有看见其他的人，只有他们俩和我。这儿没有其他人呀，那他们是在给谁做临终祈祷呢？

这颗永远照耀的星辰，

就是耶稣，就是耶稣。

这是葬礼，毋庸置疑，是标标准准的葬礼。他们在给谁送

葬呢？谁在这个地方？只有他们俩和我。啊，是给我。或许就是在给我送葬？但是人们，你们听我说，这是个误会呀。我还没有死，我还活着。你们看，我不是正望着你们，还在和你们说着话吗？快停下来吧，别把我葬了。

如果有谁要我们长逝，
永远的安息，永远的安息……

他们听不到。莫非都是聋子？莫非我说话的声音太小了？也许我的确死了，因此他们听不到我那并非从肉体里发出来的声音？可是我的肉体就在这儿躺着呀，我在眼睁睁瞧着自己的葬礼。实在是太滑稽了。

把自己炽热的目光，
转向天堂，转向天堂……

我想起来了。曾经有人使劲地把我弄起来，帮我穿上衣服，把我放到担架上。穿着钉铁掌靴子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慢慢响过，接着……这便是所有了。其他的我就不清楚了，也不记得了。

那儿是永远光明的故乡……

可是所有这些却是那么无聊，我活着，我能感到隐隐的疼痛和口渴，死人到底是不会口渴的。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想做手势，一个陌生而不自然的声音最终从我嘴里冒了出来：“喝水。”

终于成功了。那两个人不再转圈，他们朝我弯下身来，中间

的一个扶起我的头，把一罐水送到我嘴边。

“朋友，你也应当吃点东西呀。都过去两天了，你就只知道喝水，喝水……”他在跟我说什么？都过去两天了。今天是星期几？

“星期一。”

星期一？我是星期五被抓的。脑袋是这么沉重可是这水却是这么的清凉，睡一会儿吧，有一滴水流进了山泉，明净的水面泛起了涟漪。这是山中草地上的那股泉水，我明白，它流过罗克兰山下守林人茅屋的周围，连绵不断地在松树针叶上洒落。睡眠是如此的香甜……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早就是星期二的晚上了。

我跟前站着一条狗，这是一条警犬。它用美丽而聪明的眼睛询问似地望着我问道：“你住在什么地方？”

啊，不是的，这不是一条，这是一个人的声音。是的，我跟前还站着一个人。我看到了一双高筒靴，还有一条制服裤子，再朝上就看不到了，如果我要看，脑袋就晕。

管他呢，还是让我睡吧……

星期三。

那两个唱过圣诗的男人在桌子旁边坐着，吃着陶制盘子里的东西，我已经可以认出他们来了。一个年轻些，一个老一点，他们看上去不像僧侣。那墓穴也并非是什么墓穴，而是同所有监狱里最普通的一间牢房，地板顺着我的眼睛延展开去，